

钱眼识人

江湖更亲密

早闻狄声

谁能演季洁?

《重案六组》要翻拍的消息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最先引爆的讨论,是谁能成为新一代季洁。都说“流水的六组,铁打的季洁”。在演员王茜的诠释下,季洁早已是一代人心中成熟女刑警的代名词。

回头看,这确实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角色。季洁身上既有彰显专业素养的严谨缜密,也有突出“活人感”的倔强、柔软。她不是大众印象里那种严肃刻板的“女强人”,也没有所谓“天选之女”的大开金手指——会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推理女性受害者的反应,也能通过敏锐观察迅速取证,证据扎实才道出自己的分析,甚至剧集并不回避她带着情绪办案的时刻……无数可信的细节汇聚在一起,才构成了一个真诚热情、能力出众的闪光形象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网友口中的“王茜版季洁无代餐”,并非单纯情怀使然。毕竟,这些年荧屏上出现了太多让人啼笑皆非的后来者:有的顶着精致妆容和厚重滤镜出入凶案现场,有的全靠一张嘴就锁定嫌犯,还有的连持枪的姿势都称不上标准,除了给互联网留下全新表情包之外,几乎称得上“无效登场”。

所以,网友强调“别找流量明星”,倒不是危言耸听——原版季洁的难以超越,在于她足够真,没有披着侦查外衣的无脑发糖,没有为了强调大女主而突兀给出的“高光”,就连第二部中与杨震的感情线,依然有一种高级的含蓄之美,而非喧宾夺主。

季洁也给国产剧的女性形象留下了积极影响。比如被网友“提名”的任素汐,最近在《除凶》里扮演的女警胡文静也让人印象颇深:休假中的她意外撞破毒品交易现场,由此引发连锁反应,导致一位同僚牺牲。而面对其他缉毒警的责怪和不信任,胡文静不卑不亢、据理力争,有失误后的愧疚自省,更有查明真相、为同僚正名的坚定执着。只可惜,一到关键的查证和推理环节,剧情又变得含糊起来,人物的专业可信度打了折扣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季洁的成功,不是单个演员的魅力使然,更在于整个团队的严谨与用心:为了贴近角色,演员们踏踏实实体验生活,跟着老刑警出现场、学审讯,王茜本人甚至参与了剧本创作,将理解融入角色之中。

当然,对新版《重案六组》来说,挑战远不止选角。原版的“接地气”,有不少来自年代刑警们反复摸排、研判的“老办法”;如今呈现技术进步的当代罪案,剧集画风会否瞬间就转向略带悬浮感的科技风?这条并不好走的翻拍之路,终究还是要踏踏实实守住“真实”的初心,写真人真情真事,还原赤诚专业的刑警形象。

常原狄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奔腾,青春记忆涅槃重生。这一切,是八爷长达四年的筹备,以与时间为伴又对抗的不老韧性完成的,也是吴京这样对于武侠电影有深厚情结,举“影武堂”(动作表演特训营)全力托举江湖梦的成果。

如果一定要我挑选该片的“名场面”,那么最唏嘘,几乎有点泪目的就是李连杰、吴京还有张晋三人鏖战的开篇,犹如三岔口戏台,空间狭窄,却能贴身腾挪打出一整个江湖,虽有正邪之分,难说没有枭雄惜英雄的通爽。好多记忆都出来了,比如龙门客栈、铁马骝、黄飞鸿、方世玉等等。多说一句,“功夫皇帝”李连杰的文戏是有些生不逢时,他所在的黄金年代有太多文将,有双周(周润发、周星驰),双梁(梁朝伟、梁家辉),因此他基本上只能与成龙在拳脚上齐名,也只有在港片颓势渐显时,他们两个也进入沉闷复杂的中老年,文戏才被人注意,是可圈可点的,这种情愫何尝不与武侠电影的命运微妙呼应,谈到珍惜时就已经是物是人非,江湖已远。

《镖人》电影,是旧的武侠电影的句号,可能

再也没有那么齐整,从李连杰到新人四代同堂,金庸先生的人生金句“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”有了实在、细腻的表达。当然,新陈代谢是宇宙恒定的规律,它也可以视为新的起点,漫画原著作者许先哲感谢电影实现故事破圈,“镖人”宇宙初现气象,越来越多的观众因为看了电影反而催更漫画,无论如何,刀马、谛听、阿育姬、竖等人壮志未酬,他们的故事可以有更多载体的选择被传播、讲述。我在想,未来提到武侠或者江湖,未必是我们熟悉的刀剑如梦,也许会悄然被转译为对一种亲密关系的描述,是超越年龄、阶层甚至性别的生命接力,正如谛听对刀马所说,你把孩子交给我,我就不追了,这句台词背后就是让很多年轻人兴奋、情感层面的“量子纠缠”:生命与生命打了一个照面,从此难舍难分。想了那么多,我感觉自己就很“武侠”了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两种舌尖上的上海

然都是议论话题。其实那一句“伊个辰光额事体伐谈了”,足以把普通人半生风景囊括,换成国语又该怎样讲,又或是“往事不要再提”?太过文艺腔,并不对路。那时外地观众隔岸观火,因为原版别处没有,倒有些觉得上海观众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如你所知,国语版配音确实让人出戏,已经不是違和感,而是接近于某种诡异:人物像丢了魂,身在这里,开口的却是演双簧的另一人,要么生硬要么浮夸,而且人与人之间明明在同一间咖啡厅,却不在一个频道,各带口音讲起普通话,那种诡异感又多了几分。偏偏电影里还夹杂几句上海话,也不知出于什么考量,比如周野芒与茅善玉道别,忽然用上海话说“再会”,放在那个语境里,活像是中国人彼此说拜拜(bye bye)。还有徐祥的同居室友,形容菜肉馄饨味道“顶特勒”,一个北京人学说上海话,上海人自己却不讲,这个配音逻辑实在讲不通,几乎可说是后期制作的一起事故。

说来说去,《菜肉馄饨》的灵魂不是那道馄饨,上海话才是,抽掉它之后,电影溃不成军。只

有当地话如水草一般蔓延进水深火热的生活,镜头里的红男绿女才能在现实里找到锚点。至于那些言词背后的停顿、叹息、哽咽、不语,那些话与话之间微不可见的留白,才有可能被人听见,这些地方,才是这座城市这些人最高级的隐喻。

国语版里只有潘虹一人发挥稳定。原因无他,她演的是一位臆想中的母亲,或者说是一个女鬼。始终在自己的世界里游荡,时而矜持,时而温言软语,找得准自己的频道,只与丈夫对话,不参与任何世俗活动,其质地如道像前的檀香皂,兀自芬芳,谁也不理,所以才在这个南腔北调的版本里得以保全。这恰恰成全了这个角色,放在两个版本中都能成立。事后再想,整部电影如果以她的口吻展开,后来再揭开她是“倩女幽魂”,恐怕国语版还有得救。没有上海话“这魂”,至少还有她“那魂”,有魂在,故事就散不了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宝玉与宝钗在2026年

时间,天翻地覆,但我们的基本情感和基本审美还没有变,还没有快进到赛博朋克时代。值得深思的是,四十年时间,我们还在讨论贾宝玉和林黛玉、薛宝钗,还在反复咀嚼这部书和这部剧里的每一句话,每一个情节。

当然,这是因为,《红楼梦》这部伟大小说,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生活,在任何时代都有新的读者和新的解读,更何况,《红楼梦》电视剧出现在电视刚刚开始普及的年代,几乎就是电视文化的缔造者和奠基者一样的存在,四十年时间里,它重播了无数次,而官方给出的重播次数里,甚至还没有算上市县电视台和厂矿电视台的播出次数,它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电视台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之一,当下的人谈论《红楼梦》,其实更多地是在讨论《红楼梦》电视剧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讨论的还是《红楼梦》(不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),讨论的人是剧中演员,但讨论的背景和切入点已经完全不同了。这次讨论,有些微妙的背景,它发生在普通人的人工智能焦虑大爆发的时代,发生在人们对明清的重新认识和全新的感怀出现的时候,不论贾宝玉还是林黛玉或是薛宝钗,在此时此地,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任务。

尽管在此之前,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,已经被解构再解构,染色再染色,发展出了无数个平行形象,在《单排喜剧大赛》里,姚尧甚至把林黛玉

和直播间里的林黛玉混合在一起,在之后的一系列喜剧小品里,又让林黛玉和现代职场人士的形象重叠,产生了奇妙的喜剧效果。但被赋予索隐任务的“红楼”众人,他们是善是恶,他们是该得到同情还是被批判,都是有新的意味的。

我们也不必担心,经典本来就是予取予求的,可以承载许多心事,许多观念,替每个时代的人代言。包括欧阳奋强老师的各种观点,以及他的作品《1987,我们的红楼梦》,和有关的课程,其实都能被“红楼世界”接纳和容纳。

而给我个人带来启发的,是陈晓旭在大学里演讲时说的一句话:“《红楼梦》是一部经书。”这个观念在徐皓峰老师的新书《玫瑰花蕾与通灵宝玉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。我也喜欢顾城谈论薛宝钗的那篇文章:“薛宝钗根本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另外一个方面,她的屋子里一片雪白,什么都没有。实际上她是最早悟到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人了。她是无所求的人,所以你不能以市俗经验推想她的动机,为什么要什么,她就像‘月映万川’,只是现象罢了。”

总之,在2026年,我们还能讨论宝玉黛玉何为,宝钗是善是恶,还能因为他们有新的争议,新的启发,我还是有点高兴的。

韩松落
作家

马年春节档,他携手一众好武之人拍出漫威电影《镖人》,截至目前它已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武侠电影,打破13项多个维度的记录,比如“武侠片单周观影人次冠军”“连续逆袭天数最长影片”等。他就是导演袁和平,被尊称为“中国香港第一武指”。八爷,粤语发音里,近似“伯爷”,是开宗立派的人物,两个例子就已经在影史闪耀。其一,是他在港片里设计出黄飞鸿的“佛山无影脚”,无中生有,以至于观众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武学奇招。其二,在好莱坞经典科幻IP《黑客帝国》里设计出“子弹时间”的动作特效,成为后来类型片百试不爽的迷影梗。

新一代的年轻观众用当下的鲜活视角走进电影院观看此片,有人从“我是大沙暴”(阿育姬台词)中感受到粉碎花瓶叙事的女性力量一往无前,有人从“刀马与谛听”“刀马与竖”或“竖与燕子娘”等人物关系中感受“丰富即美”,获得被治愈的情绪价值;更有人从手搓,硬桥硬马的武打场面中掏一把时代的眼泪,逝去的江湖再次热闹起来,大漠辽阔,策马

电影《菜肉馄饨》新近登上流媒体,有沪语原版与国语配音两种版本,终于让一些外地观众遂了心愿:去年上映时,只有上海及零星地区才是沪语版,国内其他影院全放国语,有观众上网抱怨,演员口型完全对不上,搞不懂江浙沪地区为什么要发行这种版本。

如今双版上线,任君选择,孰优孰劣,对比不要太过直观。好比电视剧《繁花》那时播映的架势,观众听汪小姐讲普通话只觉得聒噪,她一现身,赶紧把音量调低;一旦选择沪语模式,则是刮辣松脆,嗲声嗲气,完全如同另一个人,“浦东明珠”就该如此腔调,糯叽叽脆生生,分外娇俏。这种适配感,是生理感受上的,也是文化心理上的,人未到,声先至,或者说应该说,她的声线就是她的人,不须自证清白。近年电影《爱情神话》《好东西》里也有沪语对白,散布于影像之中,如同一条大河里漂浪无数水草,姿态摇曳,也让这汪水更见活泛,城市烟火气尽在其中彰显。

本地人去年关起门来看沪语版时,少不得要议论哪个演员的上海话更地道。谁讲得老派,谁更自然,谁带沪剧腔,谁又少点意思,这些自

有点意外,在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播出39年之后,和这部剧有关的话题,还能引起争议,而且是全新的争议。

争议的起源,是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老师,在他的微博账号“欧阳宝玉1987”上,发布的一系列视频,讲述《红楼梦》相关。其中有一条视频讲宝钗,标题是“红楼梦最矛盾的人物,薛宝钗到底是善还是恶”,核心的观点是“宝钗因入宫失败转求嫁入贾府,言行受家族利益驱动”,他认为薛宝钗这人很“装”,言行并非出自真心,并且提到欧洲的名媛教育,以及前段时间引起争议的“名媛培训班”的功利表演作为类比。

几天后,薛宝钗的扮演者张莉,在评论区现身,对他的观点表示反对:“不同意你的看法。如果像你说的那样,宝钗只是想嫁入贾家,那为什么在贾家败落时,宝玉已经流落街头时,宝钗还要回去找宝玉呢?如果像你说的宝钗都是装的话,那不是最好的机会离开宝玉吗?”当然,很快有人指出,在《红楼梦》原著里,并没有“宝钗回去找宝玉”的情节,张莉也很快回应,说自己的讨论都因电视剧而生,依据的也是电视剧文学剧本给出的情节。

《红楼梦》在1987年春节试播的情景,似乎还历历在目,转眼间,四十年时间却已经过去,而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电视剧《红楼梦》,这值得庆幸,也值得深思。值得庆幸的是,四十年